

# 《潮流与点滴》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潮流与点滴》

13位ISBN编号：9787500079569

10位ISBN编号：750007956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作者：陶希圣

页数：3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潮流与点滴》

## 前言

“《潮流与点滴》”的意思有三层：其一是潮流中之点滴，其二是从潮流看点滴，其三是从点滴看潮流。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单就这一点滴来说，本没有什么可以写作的。但是从潮流看点滴，再从点滴看潮流，便有不少的事情可写。我把这几年来有关自己经历的零星写作收集为这本书，书名定为《潮流与点滴》，就是这种意思。这些篇章，不是文，而是笔。所谓“文”，是有组织有条理的作品。所谓“笔”，是片段的意想，或一时的感触，随手下笔，随笔写成的东西。这本书收集的篇章，是后者，不是前者。

# 《潮流与点滴》

## 内容概要

《潮流与点滴》的意思有三层：其一是潮流中之点滴，其二是从潮流看点滴，其三是从点滴看潮流。书中的篇章，不是文，而是笔。所谓“文”，是有组织有条理的作品。所谓“笔”，是片段的意想，或一时的感触，随手下笔，随笔写成的东西。

# 《潮流与点滴》

## 作者简介

陶希圣，1889年生。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抗战爆发后，他离开教坛走上从政道路，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和平运动”。后在杜月笙帮助下，相偕高宗武脱离汪精卫集团，在香港联名揭发汪的卖国密约，成为当时震惊中外“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经香港回到重庆后，他担任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等职务。

本书是他对一生重要经历的回忆。其中包括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参与“和平运动”、主持《中央日报》、为蒋介石起草《中国之命运》等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 书籍目录

序  
自序  
聪明不可恃  
清末的中学生  
辛亥还乡  
故乡  
北京大学预科  
从五四到六三  
北大法律系的学生  
江风塔影  
小编辑新希望  
桌子的故事  
五卅事件之后  
大风暴之后的三年  
中大一学期  
北平二三事  
由牯岭到南京  
东战场与武汉  
乱流  
重抵国门  
战时重庆生活  
关于《中国之命运》  
文章的甘苦与得失  
赢得战争失去和平  
两眼看“陆沉”  
力挽狂澜  
可为与不可为  
最后一张通讯稿  
危难之际  
附 逃难与思归

### 章节摘录

第二课是宪法。宪法教授钟赓言先生走进讲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钟先生是法制局参事。张先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司法总长朱琛听说张先生说了那八个字，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五日，大专各校学生总罢课。下午各校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段锡朋主席。段先生之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是因为一般同学要推法科政治门四年级老同学，并且平日尊重他的为人。他一年四季总是一件蓝布大褂（冬天以大褂罩棉袍），不戴帽子，说话是要言不繁，洞中肯綮。他从这次大会起，每次主席，每一提案辩论之后，他说明各种意见的要旨，然后提出争点来付表决。全场的意见显然跟着他的方向走。关阂与方豪（傲新）是两位稳重的学生，他们对外联络，所作报告，简单而有条理。许德珩每会必发言，两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刘仁静每次登台发言，言语哆嗦，总是被听众嘘了下来。大会决定致电和会代表，其电文由北大英文学门四年级老同学某君草拟，对大会宣读。电文是简要而富有情感，得到全场的鼓掌。每次大会，我都在场。大会之外，我在宿舍里读罗马法，或是到福寿堂去侍候我的父亲。我们一般学生的风习是除上课问学之外，不进教授的门，尤其不走学校行政当局的门路。五四运动从前到后，除蔡校长劝导之外，没有教职员参加。法科财政学教授胡钧投靠安福系，奔走权门，为学生所鄙弃。

# 《潮流与点滴》

## 编辑推荐

《潮流与点滴》是作者对一生重要经历的回忆。其中包括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参与“和平运动”、主持《中央日报》、为蒋介石起草《中国之命运》等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 《潮流与点滴》

### 名人推荐

陶希圣先生的回忆性文章结集《潮流与点滴》，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先期发表在台湾史料性的杂志《传记文学》上面，所以很多材料被国内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读者都很熟悉。即便如此，当这样一部厚重的回忆作品整束地集中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令人不免有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当我细细读了书中这些为人忽略的诸多回忆早年的文字后，内心中却也涌荡着与目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同样的激情。陶希圣的自述文章，平淡而生动，对自己的生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在平常的叙事下其实有着大量的人间辛酸。他自述早年生平，往往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在某一段时期工作的收入几何，并且有很多横向比较，对其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可见一斑。——《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向前走》雪堂



### 精彩短评

- 1、一本书仿佛又引领我们进入战火纷飞的年代，了解我们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以及作者人生的奋斗与家庭生活，值得一读！推荐。
- 2、将武汉的部分有整章删节，不过前言均已注明，很好。||为什么我看完感觉权力欲爆棚，果然是狮子座么...幸亏附录是他太太的回忆，让我比较近真的回到了所谓的盛世民国。
- 3、文笔和亲身经历 有价值
- 4、Google搜索.....用删掉的章节的名字找就可以。网上有扫描版的。
- 5、寄来的书的扉页，居然有某人在2010年7月23日购于何地的记载，可见不是一本新书。如果此书不是新书，二是二手书，卓越应该说清楚一点。虽然书的品相九点五成新，但是在心里还是有点别扭。希望卓越以后注意这一点。送达速度、书的质量之类的问题还是很好的。前一次送来的书，还放了2个充气袋，不错。指出这一点，是希望卓越以后的工作可以更加完美一点。
- 6、作者身份多重,经历曲折,这本书就难免既好看又多遗憾。作为陈布雷先生之后蒋最重要的"文胆"或捉刀者,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他的回忆录涉及到这一特殊身份的时候,“ 自宫 ” 与 “ 被宫 ” (被简体字版的编辑删去《武汉的风暴》整章、《东战场与武汉》的第五节&lt;陈独秀的风波>,见陶恒生序)就在所难免。尤其作为"低调俱乐部"和"高陶事件"的重要、乃至主要当事人,他为自己隐讳了什么,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也正因此,李敖先生一直不肯放过他,甚至在他身后都直呼其“ 汉奸陶希圣 ” (见《蒋介石研究》)。这是党人丧失独立人格的共性,只能“ 立此存照 ” 了。但作为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仅仅一个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活了90岁的老人,他留给我们的,又是一部“ 活泼泼的 ” 近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长卷。作者常常立于时代潮头(五四、大革命、抗战前后、国共内战等),却不辞细节地为我们描述一个世纪前的生活点滴,有激昂处,亦有低回曲折处,令人如闻浔阳江头琵琶声,不能不为作者的经历所深深打动。更重要的是,作者把自己的经历放到特定的历史之中,以小我的所见所闻,反映时代的兴替,正是本书命名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书附录的陶夫人万冰如女士的回忆录《逃难与思归》,尽管是家庭妇女所作,但反映封建大家族的吃人黑幕,反映妇女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作为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回忆高陶逃港后她舌战汪...精卫、陈璧君时的惊险一幕,以及香港沦陷后一家人游于鼎镬的经历,可称一字一血泪,如同万女士与陶先生厮守一生的写照一样,本文是陶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是高手用中文写就的,比之陶公子译自英文的《高宗武回忆录》,可读性强很多,虽然有前面指出的毛病,从阅读的乐趣来说,仍是值得推荐的。至于学术意义,则不待下走多言了。卓越亚马逊忽然将我的评论排名,从219提前到31,“ 惊悚 ” 之余,无以为报,只有重拾弃置多日的月旦习气,以报同好也。阅读更多 &rsaquo;
- 7、段老师,我正在读的沈宗瀚自述(三本),估计您也会有兴趣的。很好看,细节很多。
- 8、没有找到对我有用的材料,但是里面叙述的大家庭的残酷给我一种惊悚感。
- 9、32.5元出手,感觉还行,就是图书的利润太大,手中没米。
- 10、实在太贵,他老婆写的那段明显比他写的好。
- 11、陶希圣才是谍中谍
- 12、为了“ 历史的顺畅 ”,我还专门把本书在大陆出版时抽掉的两章找来读了。陶希圣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用云淡风清的态度回忆了他从民国初到49年之后这段波澜壮阔岁月中的经历,不止有最为外人所知的著名事件,也有一些掩藏在波澜壮阔背后的小人物的身影。

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喜欢那些大开大合的“ 大历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天生的领导者领导着一帮不屈的人民建设新世界的故事总是让我心折。可是,读多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把眼光向下看的时候,却会发现那些真正顽强和震撼人心的,反而是“ 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微博上不时有所谓“ 民国范 ” 的展示,不时有些民国的碎片,武断的断言被贴在网络上目所能及的地方,当然,这些只言片语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证明当下是一个“ 好的时代 ” 或是“ 坏的时代 ”。抛开这些试图用当下的语境解读历史的企图,进入到陶希圣记录下来的这个民国,和他一起走进他的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中,也许能够更好地了解什么是民国。

附录在本书中的《逃难与思归》,是陶希圣的妻子记录冰如记录下来的故事,这个在正文中一直被陶希圣深深感谢着的乡下女人,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更加私人,却更加细腻的一个家庭的悲欢离

合。说实话，那些哀婉与愤怒的记录，让我很难想象，就在这片土地上，不到100年前，在旧式大家庭中的发生着的苦难。隐藏在《大宅门》的光鲜背后的，是怎样的禁锢与灾难。

13、最喜欢作者说，在历史中我不过是一个点滴，但无数点滴终究汇集成历史的潮流。也特别喜欢万冰如附在书后的《逃难与思归》，历史似乎总是男人的历史，读到同经历史的女性视角，尤其珍贵

14、您有没有呢？可否麻烦您发一份给我呢？629280386@qq.com谢谢。

15、限于作用的身份，能够亲身经历历史事件，并能够记录下来，虽然不全面，但很鲜活。后面附的其妻的自述很象口述有历史。

16、blowing his own trumpet

17、印刷不错，内容也还可以

18、纸张和排版一流，读之爽然。可惜该版本有不少的删节，至于原因，大家都懂。

19、谢谢周老师推荐。我赶紧找来看：)

20、读到陶希圣自述“只是勤学而非苦学。所谓勤学亦不过不废学，考前列而已”，惭愧不已。

21、文笔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最喜欢的部分是从上海逃到香港，从香港逃到重庆的三节，惊险感伤，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22、阉割本。少《武汉的风暴》、《东战场与武汉》的第五节《陈独秀风波》。陶写一千个字五块钱就可以养家，今写几千字发了便是毁家，唉~有些章节史料价值，不过大多数都是闲篇，在此书中，《中国的命运》的作者被描述为蒋介石。勘误：P94，享福——享福。

23、两天晚上，加上路途上的零散时间，读完了这段共运史上《血泪难忘》的历史。心力有些衰竭，天又很热，决意要用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慰凉。《东战场与武汉》篇中有《苏俄参战吗？》的章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平，收到塔斯社寄来的一本厚书。书的内容是苏俄法庭审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平行路线”的记录。（按：伪！）检查长维辛斯基莅庭指控。他指控的是拉底克（按：《血泪难忘》中译做拉狄克，1919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等二十余人，说他们曾经收到托洛斯基从海外来信，指使他们煽动苏俄对德日两面作战，并在战争发生后，利用失败主义，打倒史达林政府，夺取政权。

“利用失败主义”一说很有风度——一种政治博弈、权利倾轧中暗藏的吊诡姿态——1938年初，苏俄驻华的新大使来了。据说，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纠正共产党极其他左派重要人士的“利用失败主义”的时政观点。

陶希圣为我们找来了一些共产党当时决议的引文，这样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参加抗战，但必须保持独立行动。”此番宏论，铿锵于国民政府的50万精锐部队，正在松沪前线于日军浴血奋战的隆隆炮声中，极剧韶音的不谐。（不图为乐至于斯！）南京撤守之后（松沪会战，国民党40万将士血洒疆场）共产党的决议‘与时局近’的发生了变化。他们宣言（公开否？不知）：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要以全力向长江以北的地区发展。（彼时他们在西北，一路自南向北，“北上”抗日去的）

后来，没多远的后来，苏俄的新大使来了。叫卢干兹的。（运气不错？居然逃脱了苏俄国内如火如荼的政治大清洗）他命令那些“在延安费了很大力气说服了大家”（凯丰语），现在要拥护一直反对着的蒋委员长为首的共产党人，注意态度！于是，态度果真就转了——国民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我们支持抗战，但须保持独立行动——委婉了些嘛？

24、近来多读民国回忆录，如何运用史料渐有体悟

25、书末附有陶妻万冰如的回忆录，前半部分真可作旧时大家庭女性的典型小传

26、要不是陈丹青先生推荐，不会买来看的！

27、书的品相不错，但是删去《武汉的风暴》整章、《东战场与武汉》的第五节陈独秀的风波；视为遗憾，但可以参考《刀尖上的家族》

28、您好，请问你在哪里找到整个版本的呢？

29、要活得长,要说公道话

- 30、陶希圣先生文笔很好，对那个年代的大事又都有所经历。实在是是一部民国精彩历史。
- 31、出版社挺水的，连封面勒口陶希圣的生年都打错了。内容略琐碎，有一定史料价值，此外有两章前言明言有删节。
- 32、百科出版社的书，印刷包装等品相就极差，卓越还把书的前后封皮沾满了黑污，用橡皮擦了很久才干净。没买的人，如能找到其它版本的此书，千万别买此版的。相对曹汝霖的那本，差很多。除专业学者之外，作为普通读者，没太多可读性。
- 33、看了一部分，娓娓道来，如叙家常。打4颗星是因为书被阉了。
- 34、——读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之一

注意到陶希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频频在胡适日记中出现，我把他当做一个“胡适之的朋友”是很自然的。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了解，接触到他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是从范泓先生的陶希圣研究著作开始的。陶希圣先生的回忆性文章结集《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先期发表在台湾史料性的杂志《传记文学》上面，所以很多材料被国内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读者都很熟悉。即便如此，当这样一部厚重的回忆作品整束地集中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令人不免有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一般人读传记或是传主本人回忆自己早年或者儿时生涯的部分，总是一带而过，而急着跳跃到那些书写了历史的大事件上面去。而当我细细读了书中这些为人忽略的诸多回忆早年的文字后，内心中却也涌荡着与目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同样的激情。我叹人生，叹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平之曲折，但更多是叹人生。人的一生虽然短暂，每个人的经历却无不复杂而绵长。在个人面临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大动荡、大波及之时，那种随波逐浪和固执反抗的一念，以及最终的无望与无奈，虽然是早已经过去的不足道的历史，或许就真切地同今天的人们有着某些联系，或是重复，或是逆反，又或是两不相关却有着精神联系。

我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的生涯特别是北大毕业之后参加工作，执教席之后，每每与社会的风潮不期相遇，有时是奋身前赴，有时是无辜被裹，有时竟是无妄之灾。风潮，是今天人们接触五四时代各种社会“反动”事件的总体称谓，不独今天的人们这样称呼，当时人们也这样来讲，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风潮者，有时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有时是当时的某一阶层的独立行为，同社会其它大众无关，但也波及影响广泛；有时也竟然是直截了当的武力和暴力事件，那是为了某一种一时一地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最终不惜擅用了暴力，造成了流血和牺牲。有的干脆就是民间的学术思想派别，代表各自的政治力量和学术观点而互相动武，两败俱伤的。这些风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官方、当时的社会管理者发生冲突。这个“官方”指向，也是纷乱无常，有时是指学校当局，有时又成了旧军阀，有时是割据的安福系政府，还有租界，行会，还有两种派别互相指斥对方为某种“阀”、据说占据某种公众资源的。遭遇此等社会之复杂变幻，是那一代人的命运。

陶希圣北大法科毕业，抱着“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的观念，受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聘书，只身到了安庆。那年二十四岁，同今天大学应届生毕业的年龄相仿。当时，安庆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在法专四年级班占了不少，法专学生是安庆学生运动的中心，四年级更是学生运动的老大哥。陶希圣教书生涯的第一课，不期就是这四年级的《亲属法》。陶希圣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他遭遇了和当年傅斯年被同事奚落同样的尴尬，以“前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和现今“法专四年级年轻教师”的身份，企图维持学堂的正常教学，劝止自己学生的各种运动。从此和学生罢课、同仁罢工等各种各样的风潮、学术派别互相攻击以及被工友驱逐，被租界起诉的命运紧紧走在一起。

陶希圣的自述文章，平淡而生动，对自己的生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在平常的叙事下其实有着大量的人间辛酸。他自述早年生平，往往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在某一段时期工作的收入几何，并且有很多横向比较，对其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可见一斑。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桌子的故事》通过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充分表现了世态炎凉和人生遭遇。《桌子的故事》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待遇”谈起，以职员海外留学背景殊异来分配办公桌椅：欧美名校留学经历的职员，日本留学生，依次分得较舒适的办公条件；有海外留学背景且有在国内大学从教经历的职员，则办公条件又优裕之；陶先生没有海

外留学经历，在这种潜在的规则和分级之下，办公条件较劣。在这种体制之下，使人无形中和别人有了比较，难免心生愧意，自尊亦受到伤害，这是这种体制的极有害处。后来陶先生做到王云五先生的总经理秘书，后来又掌北大教席，条件慢慢改善了很多。陶先生回忆起来，自不免有隔世之感。此种人情，读者看了也不免感慨万端。再如陶先生在上海时，一度居所空间所能承受，将妻子从大家族院门里接往上海，这一举动其实已经触怒整个家族，其原因文中没有详述，但细观先生文中所写后来在上海生活之境况，其实是遭遇了家庭的经济封锁，往后只能多写论文和编辑书籍赖稿费贴补家用；及至病重时发家信，内中有“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乡，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之语。后面还说，偶尔母亲从老家来上海看过他们夫妇生活之后，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海独自享福，家中人等“大为欣慰”。这些家庭生活的事情写出来，我十足钦佩陶希圣先生那种直面世态炎凉的态度。

纵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奋斗生涯，上面所说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状况，颇值得注意：首先是稿费水平。据陶先生文中多处所述，比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普通编辑月薪在旧币一百元左右，而发表一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稿费在五十元上下，以此比较来说，在同一购买力的前提下，稿费水平可见是很高的，稿费亦构成了当年学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以陶先生的经历来说，如果当时，——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稿费收入，他们的生活状况不知道要恶化多少。稿费水平可以证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对学术和文艺的尊重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妨妄自想象一下，假设今天发表正经文章的稿费水平如是这般，那么，那数不清的对学术有兴趣、有擅长、对文艺有追求、有创造力的青年们何至于长期困顿萎靡于那些奄奄一息的官僚机构和充满腐尸气的行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命运把金子变成了石头”的人间悲剧呢？

另外一个地方是教授的自由流动。教授（包括各级教员）能自由流动，被谢泳先生评价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但起点很高”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教授、教员得以自由流动，虽然往往也是风潮和局势、派别倾轧等原因所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做出的自由选择之一。以陶希圣先生自述早年生平为例，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抛开几进几出商务印书馆不提，在当年的高等学府的范畴内，陶先生辗转的城市和执教、兼教过的高等学府就有：安庆（法专）、上海（上海大学、复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武汉（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大学等）、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期间，陶先生还在军方机构工作过，做过编辑，兼任过很多专门和民间委员会的委员。在自由流动之外，还有兼职、兼教等等。可以说，从陶先生的经历中，使人真正看到了“教授自由流动”对知识分子、学人经济生活和思想生涯提供的莫大便利。自己的教学思想甚至是政治主张受到压迫，便可转投他处，别人也不以违忤。离开，可能意味着极为优厚的收入顷刻化为乌有，像陶先生因为同仁声讨，毅然从总经理秘书职位上离开，从中也可以见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气魄。今天的人倘若谋求到大学教授这样的职业，往往固守，以此终老，荣养天年，别人也不以其没有追求。这可能即是时代的高下了。

虽然前述不同的海外留学经历对归国留学生的从业带来各种优劣，但是从陶希圣先生的回忆中，往往也看出那个年代学历在就业时的作用，似乎证书不如经历有效，经历，又往往不如真才实学更能获得各方尊重。陶希圣先生在回忆中讲：他民国二十一年夏季从北大毕业，直到九年之后重返母校执教，才到教务处领到自己的毕业文凭。他说：“也许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件事。那九年的长时间里，我未曾用过文凭。……此刻我回到北大，那张文凭在档案库里搁置了九年，白纸都变黄了，才由我领出。”（参见本书123页）九年里，陶先生做过多所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在军方做培训工作，却一直没有被要求出示文凭以证明学历，没有那样的必要。仅此一例，或许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可知，就是那样的时代。

1、两天晚上，加上路途上的零散时间，读完了这段共运史上《血泪难忘》的历史。心力有些衰竭，天又很热，决意要用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慰凉。《东战场与武汉》篇中有《苏俄参战吗？》的章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我在北平，收到塔斯社寄来的一本厚书。书的内容是苏俄法庭审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平行路线”的记录。（按：伪！）检查长维辛斯基莅庭指控。他指控的是拉底克（按：《血泪难忘》中译做拉狄克，1919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等二十余人，说他们曾经收到托洛斯基从海外来信，指使他们煽动苏俄对德日两面作战，并在战争发生后，利用失败主义，打倒史达林政府，夺取政权。“利用失败主义”一说很有风度——一种政治博弈、权利倾轧中暗藏的吊诡姿态——1938年初，苏俄驻华的新大使来了。据说，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纠正共产党其他左派重要人士的“利用失败主义”的时政观点。陶希圣为我们找来了一些共产党当时决议的引文，这样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参加抗战，但必须保持独立行动。”此番宏论，铿锵于国民政府的50万精锐部队，正在松沪前线于日军浴血奋战的隆隆炮声中，极剧韶音的不谐。（不图为乐至于斯！）南京撤守之后（松沪会战，国民党40万将士血洒疆场）共产党的决议‘与时局近’的发生了变化。他们宣言（公开否？不知）：国民政府必将失败，我们要以全力向长江以北的地区发展。（彼时他们在西北，一路自南向北，“北上”抗日去的）后来，没多远的后来，苏俄的新大使来了。叫卢干兹的。（运气不错？居然逃脱了苏俄国内如火如荼的政治大清洗）他命令那些“在延安费了很大力气说服了大家”（凯丰语），现在要拥护一直反对着的蒋委员长为首的共产党人，注意态度！于是，态度果真就转了——国民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我们支持抗战，但须保持独立行动——委婉了些嘛？

2、为了“历史的顺畅”，我还专门把本书在大陆出版时抽掉的两章找来读了。陶希圣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用云淡风清的态度回忆了他从民国初到49年之后这段波澜壮阔岁月中的经历，不止有最为外人所知的著名事件，也有一些掩藏在波澜壮阔背后的小人物的身影。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喜欢那些大开大合的“大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天生的领导者领导着一帮不屈的人民建设新世界的故事总是让我心折。可是，读多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把眼光向下看的时候，却会发现那些真正顽强和震撼人心的，反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微博上不时有所谓“民国范”的展示，不时有些民国的碎片，武断的断言被贴在网络上目所能及的地方，当然，这些只言片语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证明当下是一个“好的时代”或是“坏的时代”。抛开这些试图用当下的语境解读历史的企图，进入到陶希圣记录下来的这个民国，和他一起走进他的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中，也许能够更好地了解什么是民国。附录在本书中的《逃难与思归》，是陶希圣的妻子记录冰如记录下来的故事，这个在正文中一直被陶希圣深深感谢着的乡下女人，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更加私人，却更加细腻的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说实话，那些哀婉与愤怒的记录，让我很难想象，就在这片土地上，不到100年前，在旧式大家庭中的发生着的苦难。隐藏在《大宅门》的光鲜背后的，是怎样的禁锢与灾难。

3、——读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之一注意到陶希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频频在胡适日记中出现，我把他当做一个“胡适之的朋友”是很自然的。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了解，接触到他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是从范泓先生的陶希圣研究著作开始的。陶希圣先生的回忆性文章结集《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先期发表在台湾史料性的杂志《传记文学》上面，所以很多材料被国内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读者都很熟悉。即便如此，当这样一部厚重的回忆作品整束地集中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令人不免有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一般人读传记或是传主本人回忆自己早年或者儿时生涯的部分，总是一带而过，而急着跳跃到那些书写了历史的大事件上面去。而当我细细读了书中这些为人忽略的诸多回忆早年的文字后，内心中却也涌荡着与目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同样的激情。我叹人生，叹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平之曲折，但更多是叹人生。人的一生虽然短暂，每个人的经历却无不复杂而绵长。在个人面临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大动荡、大波及之时，那种随波逐浪和固执反抗的一念，以及最终的无望与无奈，虽然是早已经过去的不足道的历史，或许就真切地同今天的人们有着某些联系，或是重复，或是逆反，又或是两不相关却有着精神联系。我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的生涯特别是北大毕业之后参加工作，执教席之后，每每与社会的风潮不期相遇，有时是奋身前赴，有时是无辜被裹，有时竟是无妄之灾。风潮，是今天人们接触五四时代各种社会“反动”事件的总体称谓，不独今天的人们这样称呼，当时人们也这样来讲，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风

潮者，有时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有时是当时的某一阶层的独立行为，同社会其它大众无关，但也波及影响广泛；有时也竟然是直截了当的武力和暴力事件，那是为了某一种一时一地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最终不惜擅用了暴力，造成了流血和牺牲。有的干脆就是民间的学术思想派别，代表各自的政治力量和学术观点而互相动武，两败俱伤的。这些风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官方、当时的社会管理者发生冲突。这个“官方”指向，也是纷乱无常，有时是指学校当局，有时又成了旧军阀，有时是割据的安福系政府，还有租界，行会，还有两种派别互相指斥对方为某种“阀”、据说占据某种公共资源的。遭遇此等社会之复杂变幻，是那一代人的命运。陶希圣北大法科毕业，抱着“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的观念，受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聘书，只身到了安庆。那年二十四岁，同今天大学应届生毕业的年龄相仿。当时，安庆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在法专四年级班占了不少，法专学生是安庆学生运动的中心，四年级更是学生运动的老大哥。陶希圣教书生涯的第一课，不期就是这四年级的《亲属法》。陶希圣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他遭遇了和当年傅斯年被同事奚落同样的尴尬，以“前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和现今“法专四年级年轻教师”的身份，企图维持学堂的正常教学，劝止自己学生的各种运动。从此和学生罢课、同仁罢工等各种各样的风潮、学术派别互相攻击以及被工友驱逐，被租界起诉的命运紧紧走在一起。陶希圣的自述文章，平淡而生动，对自己的生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在平常的叙事下其实有着大量的人间辛酸。他自述早年生平，往往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在某一段时期工作的收入几何，并且有很多横向比较，对其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可见一斑。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桌子的故事》通过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充分表现了世态炎凉和人生遭遇。《桌子的故事》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待遇”谈起，以职员海外留学背景殊异来分配办公桌椅：欧美名校留学经历的职员，日本留学生，依次分得较舒适的办公条件；有海外留学背景且有在国内大学从教经历的职员，则办公条件又优裕之；陶先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在这种潜在的规则和分级之下，办公条件较劣。在这种体制之下，使人无形中和别人有了比较，难免心生愧意，自尊亦受到伤害，这是这种体制的极有害处。后来陶先生做到王云五先生的总经理秘书，后来又掌北大教席，条件慢慢改善了很多。陶先生回忆起来，自不免有隔世之感。此种人情，读者看了也不免感慨万端。再如陶先生在上海时，一度居所空间所能承受，将妻子从大家族院门里接往上海，这一举动其实已经触怒整个家族，其原因文中没有详述，但细观先生文中所写后来在上海生活之境况，其实是遭遇了家庭的经济封锁，往后只能多写论文和编辑书籍赖稿费贴补家用；及至病重时发家信，内中有“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乡，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之语。后面还说，偶尔母亲从老家来上海看过他们夫妇生活之后，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海独自享福，家中人等“大为欣慰”。这些家庭生活的事情写出来，我十足钦佩陶希圣先生那种直面世态炎凉的态度。纵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奋斗生涯，上面所说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状况，颇值得注意：首先是稿费水平。据陶先生文中多处所述，比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普通编辑月薪在旧币一百元左右，而发表一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稿费在五十元上下，以此比较来说，在同一购买力的前提下，稿费水平可见是很高的，稿费亦构成了当年学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以陶先生的经历来说，如果当时，——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稿费收入，他们的生活状况不知道要恶化多少。稿费水平可以证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对学术和文艺的尊重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妨妄自想象一下，假设今天发表正经文章的稿费水平如是这般，那么，那数不清的对学术有兴趣、有擅长、对文艺有追求、有创造力的青年们何至于长期困顿萎靡于那些奄奄一息的官僚机构和充满腐尸气的行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命运把金子变成了石头”的人间悲剧呢？另外一个地方是教授的自由流动。教授（包括各级教员）能自由流动，被谢泳先生评价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但起点很高”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教授、教员得以自由流动，虽然往往也是风潮和局势、派别倾轧等原因所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做出的自由选择之一。以陶希圣先生自述早年生平为例，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抛开几进几出商务印书馆不提，在当年的高等学府的范畴内，陶先生辗转的城市和执教、兼教过的高等学府就有：安庆（法专）、上海（上海大学、复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武汉（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大学等）、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期间，陶先生还在军方机构工作过，做过编辑，兼任过很多专门和民间委员会的委员。在自由流动之外，还有兼职、兼教等等。可以说，从陶先生的经历中，使人真正看到了“教授自由流动”对知识分子、学人经济生活和思想生涯提供的莫大便利。自己的教学思想甚至是政治主张受到压迫，便可转投他处，别人也不以违忤。离开，可能意味着极为优厚的收入顷刻化为乌有，像陶先生因为同仁声讨，毅然从总经理秘书职位上离开，从中也可以见到那个时代人们的

## 《潮流与点滴》

气魄。今天的人倘若谋求到大学教授这样的职业，往往固守，以此终老，荣养天年，别人也不以其没有追求。这可能即是时代的高下了。虽然前述不同的海外留学经历对归国留学生的从业带来各种优劣，但是从陶希圣先生的回忆中，往往也看出那个年代学历在就业时的作用，似乎证书不如经历有效，经历，又往往不如真才实学更能获得各方尊重。陶希圣先生在回忆中讲：他民国二十一年夏季从北大毕业，直到九年之后重返母校执教，才到教务处领到自己的毕业文凭。他说：“也许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件事。那九年的长时间里，我未曾用过文凭。……此刻我回到北大，那张文凭在档案库里搁置了九年，白纸都变黄了，才由我领出。”（参见本书123页）九年里，陶先生做过多所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在军方做培训工作，却一直没有被要求出示文凭以证明学历，没有那样的必要。仅此一例，或许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可知，就是那样的时代。2009-9-17

## 章节试读

### 1、《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46页

由牯岭到南京

#### 六、黄埔路一席话

我到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

Q：不知陶希圣与周佛海的交往是从何时开始的，改天看周佛海的日记。

### 2、《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74页

小编辑 新希望——生活的关口

从乡间的大家族里，一个子弟要把妻子儿女搬出来，那是一道关口。那一道关口是不易渡过的。我回仓阜（错字）镇老家之后，先托邻居张祖模同学见我的母亲，略微陈述我想要带妻儿到上海去之意。那位客人被我母亲一顿责难，只得抱头鼠窜而去。冰如在恐惧与嫌疑之中，避回娘家去了。最后，我直接向母亲陈情，才得到默许。阴历正月初四日，派人去接冰如回来。次日清晨五时，我们同道母亲床边告别。一家人只有我的二姐起来相送到大门。其余的人们一律不理睬。

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拿走。冰如的首饰与配嫁的衣服布匹，更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A：真难，从此也可想宗族，故土对于百年前的中国人的影响力，难怪人口流动的速度慢。

### 3、《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47页

由牯岭到南京

#### 七、国防参议会

数日之后，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咨询机关，包括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陵园的一个官舍里举行。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主席首先宣布名单，其中有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三人在内。但是他们始终未曾出席。此外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勱、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我亦在内。第一次会议尚有二三人未到。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的神气，一口气说完他到首都来见了委员长以及孔院长、何部长、还有一连串的会议，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发言：“我想教育应该改革……我想村治应该推广，……我想……我想……”说不完的我想。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着漱溟说：“梁先生！今天不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想得全没有用。今天要打仗，要打胜仗。你要把学校教育制度推翻，实行你的书院，更是荒唐。”漱溟的话就这样半路上打住了。

第二次以后的会议是在中山路铁道路举行。因为八月十三日之后，日本飞机的空袭每天上午八时起，随时来到。铁道路又一座水泥钢筋的建筑，其中会议室可供开会之用。

蒋百里先生是在第二次会议之后才出席的。他在会议上，说到学校动员，要求政府把大中学生留下读



书，以供长期抗战中的工业生产与科学发展之用。他慷慨陈词，声随泪下，在座者都为之感动。

A：梁漱溟是民盟的代表，倾向共产党，不知是否因此更惹陶先生厌恶，单从描述来看，确实也是个不得要领的人；蒋百里似乎颇得人望，《上海时代》的作者松本重治也很敬重他。

D：挺有意思的记载，可以参照其它资料，对比来看。

#### 4、《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54页

##### 东战场与武汉

##### 四、艺文研究会

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的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了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这个会的纲领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和“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口号。这些口号就是书刊的宣传宗旨。

A：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呢？

从《跌宕一百年》来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建国面是千疮百孔，悲剧一场，但这个部分还需要看更多的材料印证。

#### 5、《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15页

我接受了司法训练所的讲师聘书，每星期要到水西门去上两小时亲属法的课。第一次上课，我讲到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亲系和亲等计算法的区别，来与殷商和周族的亲系亲等计算法的差异，互相比对和印证。然后评论现行民法亲属篇采用罗马法的计算法，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及婚姻制度相违反。

第二次上课，开讲以前，听讲者推选代表站起来说话。那代表非常客气地声明：“我们决计没有批评和反对先生的意思。我们只是说明，我们的法律课程只讲司法实务。先生是亲属法最有权威的老师，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只是请求你就法条来解释，使我们在司法实务上有些心得。”

我听了他们的说明之后，对他们说：“今日的问题在于现行民法与历史传统及社会习惯相反。你们如对于这一矛盾不能了解，将来审理家族与婚姻的案件时，就会被这矛盾所困扰。法律解释学只是分析法条，社会法律学就要解剖社会制度，使你们将来在司法实务上，有意识的活用法条以适应历史传统及社会习惯。”

我又说：“现行民法在立法时，采用法、德、日等国的立法例，定下法条。殊不知法、德、日等国的民法中，与社会习惯不能适应而成为死法律者，如债法之瑕疵担保，及亲属法之夫妇财产制，即是实例。我说法条的活用，就是希望你们将来有意识的把死法律变做活法律。”

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也就不再发言，此后一学期里，尽心的听下去。

A：好老师，有见地，很明白的教训。事实上，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因不能执行而成为死法律的不知道有多少，尤其在税法的制订上，只一味想要扩大争税权，而不知实在的从征税成本与收益角度考虑，法先订而施行制度迟迟不能推，使人人都成了名义上的违法者，又如何能将法的公平落到实在处，叹息。

### 6、《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64页

#### 乱流

##### 一一、六三花园会谈

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荻、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

日方在会场上，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条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一层是为“满洲国”，第二层是为“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D：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看法之一；尽管这东西也是费了很多人的心思的。

### 7、《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83页

#### 小编辑 新希望

##### 三、编辑的等次

编译所的编辑是以学历定待遇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国内大学教授的，可任一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若是英美著名大学的博士而未曾任国立大学教授，即为二百元。日本帝国大学二曾任国内大学教授，一百五十元。日本帝大未曾任教者一百二十元。明治大学毕业者一百元。国内大学毕业生亦有等次。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毕业生九十元。北京大学毕业生六十元。

.....

#### 桌子的故事

我初进商务编译所，半年之中，编订了六本书，并校阅了英文日文译稿多部。王云五先生对李伯嘉说：“陶汇曾的工作比以前的周鯉生做得多，做得好。周鯉生在这里两年，后来只是看看发文书信。”李告诉我。我心中想：“周鯉生比我差，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坐大桌子藤椅？”从此以后，我对那位有名的学者也不存信心和敬意。

A：因学历而定工资规格，看起来很公平，事实上却显然同工不同酬，显示公平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又怎么能留得住人才。

### 8、《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58页

#### 乱流

##### 三、台儿庄之战以后

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分社，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梅思平主持。他们的工作是选择外国报纸刊物的资料，或剪报，或摘译，寄到武汉，供总会参考。我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就是参考这些资料，再加以政府所得的情报来写的。

台儿庄之战，日本的两个师团惨败。板垣师团长战败回日，自称他应该切腹以谢国人。当时，同盟通讯社首脑松本重治以及西园寺公一和犬养健等，促成近卫文磨组阁，并立劝板垣征四郎支持这一内阁。高宗武在港，与松本等遥相联络。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课”影佐祯昭在上海设立机关，派一个叫伊藤德少尉到香港与高宗武往来。

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庠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D：这段《上海时代》中比较详细

Q：其实还是很难明白，为什么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和议，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 9、《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97页

#### 五卅事件之后

母亲住在逢源坊，由二月至四月，才回黄冈故乡。她回家以后，将我们在上海那种清寒生活告诉家中姐妹。她们知道我们并未享福，大为欣慰。

母亲到法租界十六铺搭江轮，是在那天下午十点之后，我和冰如雇了马车送母亲到码头，并且预备了家中之人每一位一份礼物，一并送上轮船。我们在房舱里，还想到有一件衣料要买，又下船到法大马路买了再送上去。到了夜半十二时过了，轮船要开了，我们辞别母亲，下船回家。我们二人身上已经是一文不名。我们只得从十六铺步行到闸北，回逢缘坊，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钟。

……前一年，我搬家眷到上海，家中之人咒冰如是上任享福。至此大家知道我们在上海无福可享，才算安心。

A：如此家庭，再叹。

### 10、《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90页

#### 五卅事件之后

#### 四、三所一处大罢工

编译所的编辑，在旧社会里，原是“先生们”。先生们上工之后，各自伏案作文，或摇头念文，嗡嗡之声，到处可闻。我到所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之后，先生们也就现代化了，那摇头读诵的风气已经过去的陈迹。然而读书人不讲钱，还是传统的习惯。五卅之后，先生们参加罢工运动，与工人一样向公司将待遇，于是编译所的风气为之一变。

罢工风潮时很快的结束了。但从此以后，印刷所与编译所的工作效率，显然日趋衰退。有时一本稿子从校订到印刷，一年半载出不了书。

A：真是悲剧，旧有的因循文化而保留的工作效率被破坏了，新的促进工作效率的现代管理制度却没有生出来，破坏空档期，着实难过。

### 11、《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62页

#### 乱流

### 八、广州与上海

不久，一班人潜往上海。

……

汪与周、梅诸人均住在虹口。我到上海下船，即被接至虹口，虹口是日本军区，随处有日军警戒。两三日，汪夫妇一班人均由虹口转往沪西极斯斐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参加所谓“全国代表大会”。

极斯斐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是一座广阔的院落，其中有楼房。院落左右相邻的楼房均已租用，为警卫人员居住。院后的一幢小楼，驻扎日本宪兵队。院内及楼房上下，到处是参加大会的人们以及持枪警戒的人们。

汪夫妇到七十六号，即被导引到二楼。有几个人在他的休息室会商“中央委员”的名单。李士群提着手枪，带着四五个持枪的人，走到那个房间，要求增加特工人员的“中央委员”名额。一班会众眼看着这一幕，无不面容变色，相顾无言。

D：关于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记载，高宗武在回忆录中的内容，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中是否有日本特务的看法，恰与犬养健完全相反，很有意思，从陶的描写佐证，联想当时的环境，没有日本人加在代表中间维持秩序，恐怕该是不可能的，但或许也仅仅是为了维持秩序。

A：李士群的描写很有意思，从各人的回忆来看，似乎都很讨厌他，却又不得不用，滥用流氓势力真是政府的悲剧，联想现今合法政府滥用暴徒的现象，依然普遍，叹。

### 12、《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92页

#### 五卅事件之后

#### 五、几方面社会政治关系

上海大学的大门之外，设有一小书店，名为“上海书店”，发行上海大学的讲义和小册子，其中有瞿秋白编译的《社会科学概论》，分册陆续印行。实际上，他的底本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据说中国共产党自民国九年发起，十一年成立，直至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才知道什么是唯物辩证法。我到上海大学上课之余，亦购买此类小册子回家浏览。

A：有趣

### 13、《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60页

#### 乱流

#### 五、由成都转河内

陈公博与我均往成都。数日之后，公博再往重庆。此时梅思平由香港隐语电报到重庆，催汪速走。汪乃再召公博会商。

我未曾说给冰如听这一举动。我搭飞机由成都径往昆明，在旅社暂住数日。汪夫妇与陈、周诸人分别来到昆明会合，同乘一机，续飞河内。此时已是十二月中旬。

汪夫妇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旋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名为“丹

## 《潮流与点滴》

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

汪的心神不宁，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麿的申明发表。汪再卧榻中起草声明，相应近卫声明，主张和议。由公博将稿带到香港，我亦同行。公博到港后，持稿与顾孟余先生商议，顾先生痛责公博和我，说我们应该阻止此行。他坚决反对其发表。公博电汪得覆，仍然发表。这就是所谓“艳电”。

近卫声明所谓“与更生中国调整国交”，即是促汪另组政府与之谈和，亦即是根据上海梅机关协议而来。但是其所谓以“日满支协同一致”为中心之“东亚新秩序”，到底有什么内容，此刻汪精卫等亦茫然无所知。

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A：因为政见相左而分裂，在民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怪的，汪之不幸或许在于其没能看清楚历史的潮流，民族主义的浪潮早在酝酿之中；更不幸的或许是其对于日本政局的认识不清，妄图以弱者的身份与一个渐入军国主义掌控的国家谈判，且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下场。

D：艳电部分，用以互相参照。

### 14、《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77页

我们从来不做新衣服。冰如一件哗叽褂子穿了好几年。我的服装是毁了色的灰色或蓝色的长袍，上身还有两袖油光背心发亮的马褂。到编译所上工下工就是这一套，无所不可。若是应酬亲友，那简直是落魄江湖，难为情。幸而编译所同人彼此之间没有应酬。上海也很少我们自己的亲戚来往。我们既积了一点钱，就想把衣服问题解决一下。有一次，冰如抽出银元十八元，逼着我到大马路区买一件杭州线春和其他衣料。我带了满袋的银元去到大马路的大纶绸缎庄。

一脚踏进店面，就到柜台，向店伙要看线春料子。那店伙把我从上至下看了几眼，便去拿出一匹线春

我问：“线春几多钱一尺？”

店伙：“线春不论尺，只论两，你知道吗？”他的手将料子一抓一放，一抓一放，表示那料子有重量

我问：“一件袍子几多钱？”

店伙：“你到楼上去好了。”

我问：“为什么要我上楼？”

店伙：“楼上卖洋货，你买不起线春。”

其实，一件线春袍料不过五六元。我衣袋里的银元足可买三件。但是那一口气受不住。我拂袖而去，到大马路黄埔滩中美图书馆选购一本民族学的书《螺形线与万字的世界分布》，书价是十二元，我夹了那本书回家，把冰如气得说不出话来。

A：陶先生毕竟书生意气，想起新东方俞老师背现金麻袋开宾馆房间的故事，人的性情差别对他的人生境遇影响如此不同。虽说性情可以潜移默化，毕竟更为困难，奈何。

A：没成想，书还有如此尊贵的时候，印刷术的发展确实对文化进步有巨大的推动力，也难怪当时的读书人值钱，供养一个读书人的成本实在高。

### 15、《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57页

乱流

### 二、落叶又归根

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以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有一次，汪往长沙，应省党部之请，对湖南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他由长沙回汉口之后，有一首诗，其中有“落叶又归根”之句。这诗传诵一时，但无人知其用意。实际上是陈璧君自香港派人带信到汉口，要汪到广州转香港，提出和议。汪走长沙，中途折返汉口，不肯南下。

当时他未曾将此事的原委告诉我。在一个沉静的夜晚，晚饭之后，他对我说：“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在武汉的这一时期，汪精卫没有违背蒋委员长而另主和议的意向。首次在日本与汪之间奔走的人士唐绍仪德大小姐诸太太。她从香港到汉口来，专程见汪，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纬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复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他立即回香港去。

D：开始了，汪伪政权的开端记述。

Q：唐绍仪又是哪路人马勒？

### 16、《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39页

他们所谓“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我必须指明一个事实，除了李季与刘仁静之外，共产党的党徒很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我在北大，常对那些左派的学生说：“你们如果读过《资本论》第一册，就不会倾向中共。”

A：这话虽说的有理，却是不通，中共实际上也并非是用马克思理论来吸引人的，如果以品牌推广来比喻，所有理论不过一个内核，一种定位，关键还是在其实用性。

### 17、《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208页

文章的甘苦与得失

#### 一、社论有如家常饭

在报馆里写社论，有如在家庭中做家常便饭。上等的厨子能做一桌好的酒席，要是他在一个家庭中做家常饭，只须做到三天或五天以上，就做不下去。因为不论他的本领有多大，就算他有五十种拿手菜，也不能一日三餐都让人吃山珍海味，肥肉嫩鸡呀。在报馆做主笔亦复如此。一个人断乎没有每夜都拿出上好文章的能力。

战时的世界局势应该是动荡的时候多，沉滞的时候少。在沉滞的时候，半夜两点的左右，为了社论要找题目，往往十分困难。即使在动荡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是紧急的消息到报馆，可是寻找题目虽易，拿稳题目仍有困难。题目拿不稳，文章就写不下去。写下去也没有自信。

我把社论写多了，连做家常饭的诀窍也体会到了。

（一）有上好的题目可拿的稳时，可就意思与格调两方面，用力发挥。好像厨子每逢一个节气，便拿出一桌大席面。

（二）如其没有上好的题目，只能平淡的敷衍一篇，但必须在某一点上，用力写出一段，作为全篇的警策。好像平常的便饭，至少要有一味合口的小菜。

（三）如果题材是枯窘的，甚至没有可作警策的论点，就要用轻巧的文笔，完成有头有尾的一篇。好

像家常一顿便饭，就是一碗鸡蛋汤一碟炒白菜，也要配合得漂亮。

(四)如其这个也做不到，就要跳出题材之上，空灵一点，不落常套。好像家庭的早点，今天是豆浆，明天就换红茶。

### 18、《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73页

#### 小编辑 新希望——编辑的等次

编辑每日工作，自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共计六小时。六小时以外的工作另算稿费。若是旷工，每七十分钟算一小时，每七小时算一日。每年可缺一个月。如不旷工，一年可加一个月薪资。上工打卡片，早退打卡片。每月两次发资，都是按照卡片计算的。

A：陶先生后来对打卡表示万分不满，看来古今亦同阿。不过，那会的节奏果然还是慢的，现在保持这个工作时间的，大概只有小城市了。

Q：要查查那会银元到底价值几何

### 19、《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04页

#### 大风暴之后的三年

#### 五、大风暴的尾声

十五年七月至十七年九月，两年的时间，蒋总司令领导国民革命军两次北伐，统一中国，而国民革命由军政时期转入革命建设的阶段。

日本军阀对于东北与华北的领土野心，与苏俄对于蒙古与东北的侵略传统，进行颠覆的新兴阴谋，还是乘机思逞。前者由济南事件而暴露无遗，后者由满洲里事件而初试锋刃。

在侵略者的两面窥伺之下，国家统一的局面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建设事业的进展。但是一方面，地方军人的中间，地盘观念与权力欲望还在那里发展。外患与内忧仍然是桴鼓相应。思想界与政治界尤其是息息相关。

在这中间，俄共又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中共亦有干部派与反对派的分裂。干部派采取农村暴动路线。反对派鼓吹民主斗争。

A：无序，弱小的民族国家，当然是被欺辱的目标；不因为外强，也因为内乱。陶先生的时局判断还是相当敏锐的。

Q：1926年到1929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很有意思，找相关资料来看。

### 20、《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94页

#### 五卅事件之后

#### 七、一场大病不能起床

我家中一文不名。商务编译所同仁顾寿白先生来舍诊视，说是伤寒。他开了药方，不受诊费。冰如再托林驩太太替我带药，暂时垫付药钱。

冰如迫不得已，自己到编译所门口，等候下工，向李伯嘉先生说：“希圣病倒了，请设法借点钱买药。”伯嘉借了五元。冰如十分抱愧，带回家中，做买药的费用。

我在高热中，脑力特别好。我伏床写一封长信，寄给仓阜镇老家。信里说：我现在大病，尚有一线治好的希望。家中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乡，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我病好之后，还可继续在社会上治学做事。母亲接到这封信，大哭一场。但是不知她听了谁的话，仍然没有寄钱，也没有回信。

大冶铜梓包的一座煤矿，原是民国元年，我的父亲与周晋阶先生诸人创办的。后来为了改土法为机器开采，我家力主改组为有限公司，增加股款，并改选我的三叔为总经理。我在病床上另写一信寄往汉口，请三叔以我自己应得的股息与红利为抵，汇数十元给我治病。他同样没有回音。

至此已告绝望。我拿出《亲属法讲义》旧稿，交给商务作抵押，借到了五十元。总算延长了我一家的生命。尤其供应了我病中需要的广柑、西瓜、鸡汁和维他命甲等食物，特别是大批菊花牌牛奶。忽然家兄来到上海，在逢源坊住了几天。他是来看我的病的。他临走时，留下了三十元。我告诉冰如说：“这三十元不可动用，将来要还。”果然这年寒假，两个外甥放假回乡，家中来信，叫我给他们三十元做路费。这三十元一直未曾作养病之用。

A：如此家庭，唏嘘；尽管如此，陶先生之后也尽力将母亲接来一同居住，算是贯彻了旧学的“孝”字。只是，此文成文于陶希圣到台湾之后，大约五十岁以后，发表在《自由谈》，知天命之年回忆，不免略显作者小气。

书读一半，总觉得，或许是作为叛蒋后，被重新接纳的国民党员关系，在回忆文字中多有表示忠心的某种示好与掩饰，作为《食货》的创办人，却极少提起民国经济政策与经济情况，反而多提及自己论述三民主义等等历史，令人讶异。也或许是在其他文章中多有提及吧，因为读他的书太少，只能说是感觉，不能评断。

### 21、《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64页

#### 乱流

##### 一〇、南京之行

欧战爆发之后，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促使汪精卫“组府”。第一步先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组府”需得梁、王德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汪及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偕行。我亦参加。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都在日军戒备之下。车到下关车站，汪一行下火车，乘汽车。最先是日本宪兵的摩托车十几辆，随后每辆汽车，夹着一辆日本宪兵车，最后又是日本军车若干辆。一路上几十辆排列进行。马路两旁十步一哨，其严密如此。

一行至傅厚岗一幢洋房，日本派遣军驻在南京的高级军官两排迎接。当晚在大厅举行宴会。酒过三巡，菜上四道，高宗武忽然脸现苍白，头呈昏晕。我们顿觉其有集体中毒的危机，一时颇为恐慌。宗武被扶至一间卧室里，稍为休息，数分钟即见好转。一场虚惊，才告平静。

次日，汪、王、梁会见。汪首先说明统一“组府”之意。梁鸿志略为客气，开口说道：“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王克敏坦白的说道：“我们三个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上午汪、王、梁会而无结果，下午径由影佐、原田与喜多三方会面。

……  
A：弱者本身的畏惧心理，加剧了其作为弱者的存在，谈判必然是在双方都有立场的前提下进行，无资源无正义的谈判，不做傀儡，又做什么呢？悲剧之所以能完整的进行，大多出于事已至此的一种尽人事心态吧。

### 22、《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57页

我十九岁与同县万信民先生长女冰如结婚。至此三年，她连生两女。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并且量估着她不再生男儿。这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就是她生第二女琴熏的时候，又适值我患疟疾，每次发高热，便神经错乱。家中的人冷视产妇，并虐待她的长女骊珠。我心里的创伤，更觉深重。“

A：可怜，比较今世，若不用“进步”两字，便对不起老先生经历过的苦痛了，难得最终夫妇相守一



辈子，不离不弃。

### 23、《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70页

在大家族制之下，子妇“无私蓄，无私财”。我带回的东西与钱财不能入私室。暑期之后，我返安庆法专，冰如的母亲带给她二十元，给小孩子们吃东西。她只拿了一元换零钱，准备每天贴些零食，使小孩不哭，好让她做劳作。但仍被加重指为我私下流钱，痛受斥责，三日乃至五日，不能止息。那十九元也就冻结在抽屉里，不敢再动了。

A：严苛至此，也未免不近人情了，叹。

### 24、《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54页

法政专门学校的湖北同学对于‘鄂人治鄂’颇为热心……我们一进公园，即向左转，到水榭去。那时法政的黄冈同乡王仲友，已跳在茶桌上，正在高声演说。一时之间，群情激昂，王仲友讲到最后，手指某君，喊了几声‘打’。于是群众围攻那几个人。那几个人是谁呢？他们在开会之后，发言反对夏先生为省长。他们是何佩镛的同乡。

A：近100年过去了，时值今日，中国所谓的“民主”论道最后，也不过一个“打”字，且许自说自话，不许不同意见发言。

### 25、《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34页

北平各大学有旧学联与新学联的斗争。旧学联是中共外围组织。新学联中有中国国民党的学生活动。几个月之前，旧学联代表到大乘巷住宅来请我演讲。代表们一见面就是“青年导师”和“当代学者”那一套。我当即拒绝他们的邀请。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大学学生大游行，以景山大街煤山之下为集合地点。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游行的目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参加游行的，每人可得一双溜冰鞋。北海与中南海在冬天结冰之厚在三尺以上。溜冰特别是漪澜堂前溜冰，是青年学生们无上的乐趣。一双溜冰鞋的价钱法币八元。他们每一个人为了这个，便参加那无目的的游行。

到了夜班，才知道蒋委员长在西安蒙难的消息，也就知道旧学联这次游行的目的何在了。

冀察政治分会宋主席明轩宣告病假。北平各界惶惶然不知所措。北京大学教授们在王府井大街新开的丰泽园聚餐。胡适之先生对我说：“你们国民党有人。国民政府颁发讨伐令，证明了国民党有人。有的是读书人。我一向反对国民党，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蒋委员长如有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

次日，北大三院开学生大会。胡适之首先登台，作简短演说。我接着上台演说。我说到：“张汉卿毕竟不失英雄本色。他陪伴蒋委员长到洛阳。你们看那班左派教授做了做了些什么？他们昨天还在开会，要打电报到西安要求人民公审。”会后才知道当场还有东北大学的学生，听了演讲，流泪不已。

东北大学学生会邀我去演说。我知道东北青年有些左倾的，是因为他们误信苏俄能够帮助中国收复东北。我不以左派学生为意，立即应允去演讲。我痛斥那班“廉价政治家”，七天七夜做了名流。学生们答鼓掌。

D：太有意思了，从这个角度描述西安事变的发生。

Q：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在陶先生笔下多有些不堪的中国共产党，到底为何能最终统一中国，这实在值得弄明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初期的经费来源，一个反对党，一个在野党，甚至一个被围剿的党，到底从那里来的经费一直支持她呢？

### 26、《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59页

乱流

### 四、从武汉到重庆

九月底，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我随即于十月初，从汉口乘水上飞机到重庆。会址设在菜园坝。我亦寄居会内。

.....

汪精卫此时亦由汉口移驻重庆，住在上清寺。十月二十五日，汉口撤守后，蒋委员长由武汉南下，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在党内为副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蒋委员长专心致志在前方整军抗战，同时汪再后方主持党政。

陈璧君从香港到重庆。高宗武与梅思平一度由港秘密往上海。他们与影佐祯昭（所谓梅机关）谈商的结果，得到四个条款。日方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这四个条款由梅思平带到重庆。

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

会上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D：“重光堂协议”事件，参考犬养健《扬子江还在奔流》

### 27、《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25页

我要矫正那种公式主义的流弊，创办了《食货》半月刊。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历史法则可以寻找出来。这一点是与考据学派大不相同的。我又认为历史的方法必须从史料里再产生，才是真确的。如果先搭一个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进去，那就是公式主义，也就是错误的。这一点又与那些左派分子相反。为此创办这个半月刊，鼓励学生青年们搜辑经济社会史料，并从史料中寻找历史法则。  
Q：点头，同意，以后总要把食货找出来，好好看看。

### 28、《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76页

小编辑 新希望

### 六、最艰难的问题

开门七件事之中，最艰难的是柴。有一天在春寒中，冰如背着泰来，上街去买柴。沿家讲价，讲了很多家，才买得几捆柴。比及回家，把泰来从背上卸下时，那小孩受冻已经僵了，只剩下胸口还有一点儿温暖。冰如一边哭泣，以便烧一些稻草，慢慢了烘，他才转过来。如此艰难的柴，到后来，冰如练习到一根柴烧熟一顿饭和菜。

A：这时候才知道，人们之所以说开门七件事，说生活的艰难，原是当时是如此难的。

.....但我们总抱着有光又热的希望。青年人应该辛勤劳作，今天辛苦一点，日后必将有好转的一日。

只有一次，也只要一那一次，冰如埋怨我，不该拿大半薪水去买书。她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我答道

：“我总不能在商务印书馆过一辈子。我要图上进。”从此以后，冰如不再说一句埋怨的话。

A: 难怪能相守一世，自觉无冰如女士如此胸襟，惭愧。

### 29、《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22页

庚款对于中国学术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清华大学是由中美文化基金出钱的。中法大学用的是中法文化基金。北京大学也有中美文化基金设置的研究教席。北平图书馆更是得力于这种补助。

A：虽然没有好好的念懂，哲学上关于正义的客观性论述，但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显然是有某种存在的力量趋势在推动着历史得变迁。虽说我们讲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但庚款确实又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力，社会资源从一个垄断的王家手中向社会中更广大的阶层散布；一个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存有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延续着。

### 30、《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50页

由牯岭到南京（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后）

#### 九、一家人再聚首

在警报频发的紧张情况下，我得到冰如的消息。他们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到烟台，转潍县，过济南，搭津浦路车到浦口。我立刻渡江到浦口去接车。

.....

火车到浦口，又是半夜。他们一行下车进站，就在站里躲警报，等到警报解除，我才走进房间，一家人者这就重新聚首。我们一齐过江，暂住挹江别墅，再转借颐和路郭宅，因为他家有防空洞。

我一时之间不能离开南京。我送她们搭三北公司轮船回武昌。武昌的亲戚们早就听说我的家属逃难南下。这时冰如果然拖儿带女来到了。借钱无人理。租房子无人帮忙。借家具，借棉被，到处碰壁。

.....

回想五个月之前，就是这年四月，我和冰如由北平回武省视母亲的健康，同时探望岳父的疾病。那时候，逐校演讲，到处欢迎。如今北平沦陷了，家属避难回省，这种冷漠凄清的景况，令人感慨不已。这是九月的事。

A：有办法的人尚且如此，想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又该如何，且又再次提及亲戚对自己的“不厚道”，不知是否偏见，总觉得作者感慨有余，自省不足，对于一个生活在台湾安逸状态下的人来说，这样的回忆内容偏是“忆苦思甜”的意味，比较最近读的松本重治的内省与茨威格的宽容，小气了。

### 31、《潮流与点滴》的笔记-第163页

#### 乱流

#### 九、德意日俄之四角关系

上海一般市民称沪西为“歹土”。所谓沪西，是指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而言。此一地区为日本宪兵警戒。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执行职务。

汪夫妇和周、梅与我均移居沪西愚园路。愚园路那条巷子的巷口之内，是日本宪兵队办事处。再向内

## 《潮流与点滴》

走，左首是汪公馆，右首是陈春圃住宅，巷底有三幢房屋，由佛海、思平与我分住。

八月间，苏德协定订立了，日本平沼内阁总辞职，而阿部内阁成立。

九月底，欧洲战事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及苏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苏俄驻上海总领事馆原在外白渡桥北之苏州河口。日军占领上海，划虹口为军区，苏俄总领事馆迁往法租界。欧战爆发之后，苏俄总领事馆仍迁回苏州河口原址。苏俄总领事馆人员与日军人员往来频繁。总领事对于影佐表示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政府，苏俄有立即承认之意。

德、意、日、俄如果击败美、英、法及中国，那德、意两国占据西欧、中东与非洲。苏俄由中亚西亚南下印度。日本与苏俄瓜分中国，以潼关为界。其西划归苏俄和中共，其东划归日本。这一野心企图实在令人的心寒发竖。

A：苏俄在二战中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角色，国家关系无常态，一切且是利益。我很好奇，为什么希特勒会在短期内立即开启东线战事。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